

和尚皇帝

读帝王之书
悟人生道理

朱元璋

帝王全传文丛——张家林 李国防◎主编



铁血洪武，
平民天子

帝王
全传文丛

中国戏剧出版社

K827

帝王全传文丛——张家林 李国防◎主编

铁血洪武，
平民天子

朱元璋

和尚皇帝

读帝王之书
悟人生道理



-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帝王
全传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全传/张家林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6

ISBN 978 - 7 - 104 - 02618 - 1

I. 帝… II. 张… III. 帝王 - 列传 - 中国 - 古代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6269 号

帝王全传

和尚皇帝 朱元璋

责任编辑:赵莹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话:58930221(发行部)

传真:58930242(发行部)

电子邮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金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300

字数:5800 千

版次: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104 - 02618 - 1

定价:498.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出家做了和尚

一	1
二	4
三	5
四	11
五	18
六	21

第二章 投奔红巾军

一	25
二	27
三	29
四	34
五	39
六	49
七	57

第三章 崭露头角

一	61
二	70
三	73
四	76
五	78
六	80
七	82



八	86
九	90
十	93
十一	105

第四章 勇克金陵

一	106
二	112
三	121
四	130
五	140
六	143

第五章 东出南进

一	156
二	160
三	171
四	176
五	201

第六章 大战鄱阳湖

一	206
二	211
三	222
四	229
五	237
六	242
七	248
八	254
九	256



第七章 再灭张士诚

一.....	265
二.....	267
三.....	273
四.....	275
五.....	277
六.....	279
七.....	282

第八章 四面出击

一.....	284
二.....	288
三.....	290
四.....	293
五.....	297
六.....	299
七.....	302
八.....	304
九.....	308
十.....	312

第九章 整治朝纲

一.....	315
二.....	319
三.....	325
四.....	326
五.....	331
六.....	338
七.....	340
八.....	342



九.....	356
十.....	361

第十章 “胡党”运动

一.....	373
二.....	376
三.....	382
四.....	384
五.....	386
六.....	390
七.....	398

第十一章 功臣凋零

一.....	405
二.....	409
三.....	414
四.....	420
五.....	422
六.....	427
七.....	430
八.....	435

第十二章 金陵夕阳

一.....	443
二.....	445
三.....	452
四.....	458
五.....	461
六.....	463
七.....	468
八.....	469
九.....	471

第一章 出家做了和尚



和尚



朱元璋



朱五四的祖籍原是沛县,跟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是同乡。不知哪一代祖先由沛县迁到了句容县。他的曾祖名叫朱百六,百六生了两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五四有个哥哥五一,出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宋元以来,没有职事的平民百姓,一般不起名字,以父母年龄之合,或者弟兄的行辈顺序作名字。五四出生那年,父母的年龄之和是五十四岁,他就成了“五四”。不用说,他哥哥五一出生的时候,父母的年龄之和是五十一岁。

就在那一年,忽必烈派将军率二十万大军南下。拔襄阳,攻汉口,沿江东下,直扑建康(今江苏南京)。第二年二月,攻破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丞相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文天祥不幸战败被俘。张、陆等南宋忠臣,在广东新会崖山,作了最后的壮烈搏斗,最终没能挽救南宋政权的灭亡。

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中原百姓成了听凭元朝驱使的顺民。他们被编入固定户籍: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煮盐)、儒户、矿户等,分别承担不同的赋税和劳役。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每年被逼着交纳一定数额的黄金。初一不会淘金,句容县也不出黄金,只得全家逃亡。一路乞讨,辗转来到泗州盱眙(今安徽盱眙)。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初一在这里安顿下来,垦荒种地,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五一、五四两个儿子先后娶上了媳妇。

朱五四的媳妇比他小五岁,娘家姓陈,父亲曾在南宋名将张世杰麾下充当亲兵。崖山之战惨败后,侥幸逃得性命,历尽艰险从海上逃回老家扬州。为了逃避元军的搜捕,老家待不住,偷偷迁到盱眙县津里镇,靠巫术和占卜为生。他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季家,二女嫁给了朱五四。

这位二姑娘,面容娇美,手巧心慧,自幼得到父亲的钟爱,教她读书识字,并传授些古今兴替、时风世俗等方面的知识。在当时的乡间女人中,像陈姑娘这样知书明礼的女子少之又少,因此,颇得全家人喜爱。朱五四也认为,新媳妇一定能给他的后半生带来幸福安泰。殊不知,这只是一厢情愿,幸福美满永远也不属于寻常百姓家。朱家没过上几天安顿日子,官府的横征暴敛却接踵而来。

按照元朝规定,淮河两岸百姓要交纳田税、丁税和科差。田税每亩三升,丁税

每人三担。丁税是田税的一百倍！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入仓，每担再加鼠耗三升。科差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即每户要交纳丝一斤四两，包银四两，官吏俸钞一两。此外，民户还要负担筑城、修河、造船、运粮、打马草、造甲杖等徭役。富裕户还要负担里正、社长、看守仓库等职役。这些职役的费用，往往又摊派到小户头上。如此沉重的负担，平民百姓哪家吃得消？初一夫妇亡故之后，五四兄弟已是家徒四壁，只得再次流浪。兄弟俩先逃到五和县，后来又虹县停留了一阵子，最后，来到钟离县东乡暂住下来。

俗话说，破衣虱子多，穷人孩子多。这时，老大五一已经有了四个儿子：重一、重二、重三和重五。老二五四生了三个儿子：重四、重六、重七和两个女儿。一家七张口，已经使五四无力应付，如今老婆又生下个“重八”，岂不是黄连树上挂猪胆——苦上加苦！难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听说添丁的“喜讯”，便像祸事临头似的，抱头恸哭，非要把孩子摔死……

“五四，你一定要摔死儿子，就先把俺打死！”陈氏搂紧儿子，放声大哭。

正吵得不可开交，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个须发皤然、仙风道骨的老人。他进了屋子，冲着气势汹汹的莽汉笑道：

“嘿嘿！朱五四！我在外面听得明明白白，你想摔死自己的儿子，是吧？好嘛！虎毒不食子，莫非你比老虎还狠毒？早知如此，当初何必造这孽？”老人近前瞥一眼仰卧在床上的婴儿，回头说道：“朱五四，你近前好好看看你儿子的相貌。”

朱五四根本没有在意儿子是啥模样，一听老者的话，近前俯身一看，立刻大嚷起来：“老天爷呀，吓死人——一个丑八怪呀！”

“嘿嘿，庄稼人懂什么！你再仔细看看。”老者指着孩子，露出一副惊骇的样子，“你看这脸面：天庭高昂，地廓前仰，眉骨高耸，鼻翼横展，双耳外翘，脸庞修长——此乃世所罕见、大福大贵之相也。”说到这里，老者伸出右手，掐起了手指头：“今日是天历元年——戊辰年，九月十八日。‘天历元年’，乃是新纪开元之年；这戊辰，乃是龙兴之期；九月十八，乃是难寻难觅的黄道吉日。孩子选在三祥并臻的吉年吉日吉时降生，尔后，即使不出将入相，也是富贵尊荣不可限量也！”

“算是你老人家说的在理。那……”朱五四根本听不懂老者所说的一大套吉凶阴阳的话，只觉得人家是远近左右闻名的大学问人，大概不会胡乱欺骗自己。“那，为什么这孩子一落草，就给俺带来一场大火呢？要不是乡亲们救得急，俺这个家早没了！照俺看，这是个满斤足两的丧门星！”

“嘿！这怨不得天，尤不得人——怨你自己家里有邪气！”

“就算是俺们家里有什么歪气、邪气。可，俺们家从来也没起过火呀？”

“嘿嘿，贵人岂能驾临寻常地方。”

“你的话俺不懂。”

“要是没有这把天火，驱除干净这座房子里的阴寒邪祟之气，就凭你这两间破房子，能担得起大福大贵的孩子？五四，信不信由你，尔后，你们家的荣华富贵，全在你的小儿子身上！”

老人拱拱手，扬长而去。朱五四摸着稀疏的短胡茬，久久愣在那里。他根本不

后娶上了媳妇。
渐渐有了起色。五一、五四两个儿子先
初一在这里安顿下来，垦荒种地，日子
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



相信，一个有着讨浪子命的人，能生个给他带来大福大贵的儿子。

陈氏躺在床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想，白胡子老人一席话能使得耍横撒野的愣头青蔫了，蹲到地上低头扯胡须，足见他对贵人降临的话有几分信服，索性顺着话头再吓吓他，免得他以后上来牛脾气，动不动拿着老婆孩子出气。

“孩子他爹，你过来。”她抽抽噎噎地哭着，温语呼唤。

“干啥？”朱五四头触着膝盖，动也没动。

“过来呀，俺有体己话跟你说呐。”

“哼！你能有什么体己话说？”嘴上这么说，他却站起来，挪到床边，一屁股歪坐在床沿上。

陈氏语气郑重地说道：“今日傍晚天，俺做了一个梦，梦见……”

“俺没有闲工夫听你说鬼呀、梦呀的！”五四拔腿要走。

“咳！慢着。那可不是五不拉、六不拉的闲梦，是对咱们家大吉大利的上等好梦。”

“那……你说说看。”他又坐了下来。

“俺在梦中遇到了异人呢。”

“你快说，碰上了啥异人？”

陈氏望着丈夫的脸，神色肃然：“俺在东岗上剜野菜，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白须白发、手摇拂尘的老道士。他来到俺的面前，眼笑眉开地说道：‘施主，你大喜啦！’俺说：‘俺家穷得饭都吃不上，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哪来的喜事？’老道说：‘今日你家贵人临门。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迎接贵人吧！’俺一觉醒来，就觉得肚子里闹腾得紧，赶忙叫你去请汪妈妈。这不，不到半个时辰，孩子就降生啦。”她压低了声音补充道，“孩子的外公在世的时候，经常跟俺说，梦见和尚道士，大吉大利。说不准，这孩子真有大福分呢。”

“咦？你的梦，跟刚才那老者所说的，全都对卯对榫呀！孩子他娘，有这样的好梦，你为啥不早跟俺说呢？”

“唉！俺是不敢相信，那样的好运，能真的轮到咱们穷鬼头上。再说，你整天拉着张长脸，恶鬼判官似的，谁敢招你惹你？万一不灵验，不得让你骂死？俺就是有满肚子的梦，也只能让它烂在肚子里呀。”

“咳！都怨俺，都怨俺。俺天生这么个熊脾性，你别拿怪。孩子娘，你还梦见了什么？赶快都说出来，让俺好生乐呵乐呵！”

“好梦，做得是不少。”

“你快说！”

“好吧。俺再说一个给你听。这梦，大约有十个月啦。”陈氏眨眨眼睛，仿佛在回忆。“有一天俺梦见从天上飞下一位白袍仙人。他双手交给俺一粒仙丹，说吞下肚子去，准生贵子。那仙丹，足有樱桃那么大，光亮通红。俺接过来一试，沉甸甸的，闻一闻，香气直往鼻孔里钻。俺赶忙喝口水，一仰脖子吞了下去。只觉得连嗓子眼儿里都喷喷香，浑身舒坦得很。打那以后，孩子就上了身。孩子爹，你说，这梦奇不奇？”

后娶了媳妇。
渐渐有了起色。五一、五四两个儿子先
初一在这里安顿下来，是荒种地，日子
在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

“这么说，是神仙给咱们送来的小儿子呀——好梦，好梦！”五四深情地望着闭目沉睡的儿子，咧开大嘴笑了。“嘿嘿嘿！孩子他娘，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啦。你还记得不？有一天，俺爬到你的肚子上，就闻到你的嘴里香喷喷的，你还说俺胡编瞎诌呢。八成，就是你吃了仙丹那一天。这么说，咱们两口子，兴许后半辈子时来运转，要跟这孩子享几天清福啦！”

“唉！刚才那老人不是也这么说吗？不过，要是光想着尔后享福，不想想福是从哪儿来的，亏待这孩子，只怕福气也就没啦。”陈氏伸手指指儿子，“你知道孩子身上这块红绸子，哪儿来的？”

“咦——从哪儿弄来的？咱们家可没有这么好的东西。”

“就是嘛。这是三天前，俺在河边洗衣裳的时候拣来的。你想呀，好端端的一块能派上用场的绸子布，谁舍得扔掉？分明是哪路神仙专程给孩子送来的。”

“哎哟哟，俺的娘呀！不得了——这孩子！”五四一拍床沿站了起来，盟誓似的说道，“孩子娘，你放心，往后俺会拿着俺的小儿子当亲爷祖宗待。俺向你赌咒，俺要是掴他一指头，就不是爹生娘养的。俺就是自己冻死、饿死，也不能让咱们这宝贝儿子受半点委屈！”

二

说来也怪，自重八降生，朱五四家的喜事是一件跟着一件地来。刘继祖在东乡为重六重七分别找着了一个好人家去“入赘”，而那个汪大娘也喜滋滋地在西乡为重四说定了一房媳妇，姓齐。正好今年的收成不错，在刘继祖和汪大娘的大力相助下，重六重七顺利地“出嫁”，重四也顺利地娶回了老婆齐氏。

三个儿子好歹都算是有了媳妇，朱五四和陈二娘就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有松多长，朱五四和陈二娘的眉头就又锁了起来。他们的四儿子重八生病了，而且生的还是一种异常奇怪的病。

重八好像十分讨厌陈二娘的身体了。有时候，陈二娘好不容易地将自己干巴巴的奶头塞入重八的嘴里，可重八“噗”地一声又将它吐了出来，吐得很响，也吐得干脆。

后来，重八的小肚子不知从何时开始，一点点地胀鼓了起来，越胀越明显，越鼓越厉害，像是有谁在往重八的肚子里吹气一样。

听说重八得病了，那汪大娘也很急，就从一个99岁的老太婆那里弄来一大包草药给重八吃。草药吃下去了，重八的肚皮依然鼓胀着。朱五四一咬牙一狠心，请了一个郎中来。那郎中对重八“望、闻、问、切”一番后，不知为何，突然脸色大变，一句话也没说，一文钱也没要，就狼狈地离开了朱家。见郎中这副模样，朱五四和陈二娘对重八的性命便差不多绝望了。眼看着，重八就瘦成皮包骨了。

那汪大娘又急急地跑到朱家来，说是她听到一个99岁的老头子说，像重八这



种怪病,必须到和尚庙里去舍生,只要舍了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谓“舍生”,简单点解释就是,孩子由父母领着,去到庙里向主持方丈许愿,许愿孩子长大之后入寺为僧,而这期间,佛祖就会保佑这个孩子平安顺利地长大。

一般人家,是不大情愿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去做和尚的,只是朱五四和陈二娘没有选择,惟一的选择,就是尽力挽救重八的生命。于是,朱五四带上一小口袋面作为香火钱,陈二娘抱着重八,赶到距孤庄村十多里外的皇觉寺里请主持高彬法师为重八舍了生。

那时候的和尚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特别是庙里的一些大和尚,不仅可以娶妻生子,还占有相当数量的田地。比如皇觉寺里的高彬法师,就有妻子儿女。而皇觉寺里的几十个大小和尚,也主要靠的是收租过活。

说来也怪,重八舍生之后,硬鼓鼓的肚皮就瘪了下去,而且一颗小脑袋还拱进陈二娘的怀里寻找着乳头。朱五四和陈二娘终于卸下了这桩沉重的心病。

当初,她多次听到会占卜相面的父亲说过,有奇命者,必有奇相。如此看来,这孩子尔后必然不同寻常。念头这样一转,疼子之心油然而生。邻居家给几颗红枣、黄杏,亲戚家送几个糯米蒸糕,白面饽饽,她总是藏着掖着,偷偷塞给小儿子。逢年过节,无钱给孩子买新衣,她就拆旧改新,浆洗得挺挺括括,孩子穿到身上来到人前,比别的孩子还显得精神利落。

聪明乖巧的朱重八,没有辜负慈母的疼爱,小小年纪便善解人意,在父母面前特别礼貌懂事,拿得动的帮着拿,干得起的帮着干。陈氏越来越喜欢这个小儿子。六岁的时候,就教他念书识字。不到一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他已经背诵得滚瓜烂熟。陈氏见儿子天资好,有灵性,更加上心地教导培养。重八九岁那年,她终于说通丈夫,破例让小儿子进私塾,跟一位老秀才读书。重八不负父母的期望,读书特别用功。老塾师经常当众表扬:

“吁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哉。小重八固然貌相欠佳,然而聪慧异常,抑且读书用功。如能持之以恒,而后仕进之路,宽广畅通。朱五四家门楣光耀,乃在意料之中也!”

三

旧时的私塾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生不在家,学生爬屋笆。私塾没有上课、下课的规矩,更没有星期、假日的习惯。除了地里的活计大忙时放几天农忙假,再也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学生个个像笼中的小鸟、监狱里的囚犯。一旦先生有事外出,便是他们的盛大节日。

这一天,先生被人请去立约写契。临走时一再宣布,都要认真地背书写字,不准打闹玩耍。可是,他的身影刚刚在门外消失,学屋里便像火炉里撒盐——顿时炸开来。学生们一窝蜂地涌到院子里,摔跤的,踢毽的,顶拐的,打瓦的……乱哄哄闹

成一团。他们玩得正高兴,忽然听到一声大喊:

“停下,都给我停下!”

喊话的学生名叫孙璜,是本乡财主孙庆福的四儿子。这后生,读了六七年书,却不能越过《孟子》的门槛。桑皮纸糊面的线装书,“读”成了椭圆形——仍然不能从头背到底。而搞起恶作剧,欺负起同学来,却是个鬼精灵。那年月,有钱便有势,财主家的儿子,学生们个个惧着三分。虽然教书先生只喜爱勤奋上进的好学生,但对于这个害群之马,却是奈何不得,害怕得罪了东家,丢掉饭碗。

“喂,都站过来,给我排成一行。”等到学生排好队,他又命令道,“从北头开始,你们都要四蹄落地当牲口。每个人先学三声毛驴叫,然后,我骑上去,驮着我走。都要听从喝呼。我就是上面使拳脚、唱大戏,你们也不准停下。绕着南面那棵大柏树转上三圈,就算尽了孝心。哪个小子,要是他妈的不想驮,或者驮不够三圈,当心头皮上堆醋栗!”

朱重八个子高,排在队伍的第五名。前面四个同学顺从地驮完了三圈,很快临到了他。他一声不吭,乖乖地伏到地上,孙璜一偏腿骑了上去。学罢三声驴叫,重八手挪膝移,向前爬去。眼看着来到大柏树跟前,他突然将屁股高高撅起,猛力朝前一掀。“妈呀”一声惊叫,孙璜从重八的背上飞了出去,一头撞到了前方的大柏树上。“咚”的一声响,小霸王四肢挺直,晕了过去。

“摔死人啦,摔死人啦!”学生们惊呼着四散逃开。

朱重八一时愣在那里。他只想把这个欺负人的家伙狠狠教训一番,没想到,用力太猛,把人家摔得这么狠。看样子已经死了。重八害怕了,爬起来拔腿就跑。刚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心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自己躲开了,父母要跟着受连累。好汉做事好汉当,逃跑不是男子汉的勾当。况且,果真摔死了人,跑也跑不掉,索性去偿命好啦。想到这里,他扭头走回原地,木桩似的树在那里,等候厄运的到来。

重八刚站定不久,孙璜便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揉揉眼,发现仇人正站在自己面前。大吼一声,饿虎扑羊似的冲过来,挥起右拳朝重八脸上猛捣过来。重八虽然比他小四岁,可是身子灵巧,力气不小。他“嗖”地往旁边一闪,躲过了对手的重拳。趁势左脚绊下绊子,右手挥拳,照准对方的后脑用力击去。孙璜脚下被绊,脑后吃了重拳,立脚不住,“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重八抬起一只脚踏上他的脊梁,怒声喝问:

“坏种,你还敢欺负人吗?”

“啊啊!亲娘哟——打死人啦!”孙璜趴在地上哭嚎,“刘狗子!快去叫我爹来,打死这狗日的!”

“不用叫,我来啦!”孙庆福拖着一根棍子,应声进了私塾院子。“我倒要看看,哪个吃了豹子胆的狗杂种,敢对我的儿子下毒手!”

“庆福公,庆福公!”老塾师急忙挡在前头,连声哀求,“你老人家消消气,听老朽直言几句好吗?学生打闹,乃是家常便饭。好在没闹出什么伤残。你老人家,应该庆幸才是。”

后娶上了媳妇。
渐渐有了起色。五一、五四两个日子先
初一在这里安顿下来,垦荒种地,日子。
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



“谁说没有伤残?”孙庆福把儿子拉到跟前,指指头,又指指脸,“你看,头上起了个大包,额头上擦破了一大块皮。”

“哟哟——该打的!”老塾师装模作样仔细看了一阵子,回头说道,“庆福公,起个包、破点皮,总比留下伤残好。这是上苍保佑,令郎福大,也是贵府上积德行善修下的福分呀。”

老塾师连连陪笑脸,孙庆福的怒气减轻了不少,但仍不肯罢休:“哼!不是我家福大,今天非出人命不可——决不能便宜了这坏小子!”

“那怎么办呢?”老秀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古人云:顽童打顽童,打死顽童不偿命。就是告到官府,对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从宽发落呀。”见孙庆福一时语塞,老塾师继续劝道:“贵府公子受了委屈,庆福公自然心里痛惜,老朽何尝不是打心眼里难过?无奈,事情已经发生,就是把重八打死,令郎身上的伤痛也不会减少分毫呀。古人云:往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老朽保证,尔后一定加意看护,绝不会再让令郎有半点闪失。况且,依庆福公的身份、德望,总不能学小孩子打架,拉过重八打一顿吧?”

老秀才的话,柔中有刚,孙庆福只得借台阶下驴:“我当然不会动手打一个孩子。”他似乎忘记了刚才抡起棍子打小重八的事,“好鞋还不踏臭狗屎呢。”

“说的是呢。庆福公尽可放心地回去,老朽一定要严厉处置那坏孩子。”

送走了孙庆福,老塾师把重八喊到自己屋里,满脸愠色地问道:“朱重八,你跟我说实话。今天这场麻烦,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重八自知惹了大乱子,不光一顿板子逃不掉,只怕还要被赶出学屋,永远不能念书。他知道,老师最讨厌学生说谎。为了讨得老师的宽恕,索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说了一遍。不料,老秀才听罢,不但没有摸板子,嘴角上反而绽出了笑纹。重八正在高兴,忽见老师脸上的笑容倏然而逝,布满皱纹的老脸,挂上了层层冷霜。他吓得心口咚咚跳,咬咬牙,等待厄运降临。不料,老师闭上双眼,捋着稀疏的花白胡须许久没有开口。过了好一阵子,方才睁开眼,愠而不怒地教训道:

“朱重八,你今天干了一件不可理喻的蠢事!往后必须牢牢记住:君子动口不动手,仁义方为君子,鲁莽乃是草寇行径。孙家少爷不是寻常后生,岂是轻易惹得的?似你这般,动辄撒野动武,何日能成为谦谦君子?老师我,今日懒得打你一顿板子。往后,再敢招惹是非,这学屋不是你等的地方!记住了吗?”

“老师,学生记住了。”重八恭敬地作答。

不幸,美好的愿望,代替不了残酷的现实,两个月后,重八流着泪离开了学塾。

重八失学,不是因为撒野动武,而是驱赶不掉的贫穷,把他赶出了心爱的学塾。

这几年,穷兵黩武的元朝政府,为了支付巨大的军费开支,更加肆无忌惮地聚敛。繁多的赋税,苛重的地租,家里人口又多,父亲再也无力支付重八的塾资和书本费。他只得流着泪离开心爱的学屋,回家帮着父亲种地。不久,父亲又要他“自己打食自己吃”,他去给财主刘继德家做了放牛娃。

离开文质彬彬、谆谆教诲的老塾师,重八像掉了魂。于是就破罐子破摔,渐渐学得一天比一天粗野。骑在牛背上高唱山歌,大声吟诵《千家诗》的十岁牧童,很快

后娶了媳妇。
渐渐有了起色。
初一在这里安顿下来，
垦荒种地，日子
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

帝王全传文丛

成了擅搞恶作剧的孩子王。

故事，是孩子们五彩缤纷、乐不知疲的神奇乐园。朱重八继承了母亲擅长言辞的天赋，加之念过两年书，能说会道。他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古今奇闻轶事，经常说给小伙伴们听。牧童们把牛拴在山坡上吃草，常常聚到重八的身边，央求他说故事。一张张小脸乞求地望着自己，重八感到很得意。于是，有求必应。他总是坐到高处，让小伙伴们团团围着自己。然后，眉飞色舞，有声有色地讲起来。但，每次都不多讲，至多讲一个故事——给小伙伴们“解解馋”。还有个交换条件：听故事的人要轮流帮他把大条筐割满青草，他好回去向东家交账。按照东家刘继德的规定，牧童们除了把牛在山上放得饱饱的，还必须背回一筐鲜草，做几匹马的夜餐。小伙伴们为了听故事，都争先恐后地为重八效劳。渐渐地，他成了伙伴们心目中的智多星，领头人。

重八当仁不让，处处以首领自居。

孩子们另一件喜欢的事，就是舞枪弄棒。每当看到小伙伴拿着树枝做成戈矛，相互对阵厮杀时。重八便把他们集合起来，分成敌对的两帮，让徐达和汤和分别担任两队的首领，他自己则做两队的大元帅，让周德兴给他做传令官，指挥两队人如何摆队形，设埋伏，进行厮杀，哪队作战勇敢最终取胜。有时则让一帮先占领一处高坡，让另一帮冲上去争夺。谁能最后在高地上站住脚跟，谁便是这场战斗的赢家。赢家可以得到重八的奖赏：高声赞美几句或者给胜利的一方单独讲一个故事。

俗话说：半大小子壳郎猪。财主家供给长工的伙食，一年到头都是粗茶淡饭。牧童的待遇，比之长工又等而下之，几乎天天不变样：一小碟不见油星的咸菜，一大碗几乎照出人影的糙米稀饭。肚子填得胀鼓鼓，撒几泡尿，便饿得不行。年轻人又爱活动，等不到天黑收工，肚子里早已唱起了连台大戏。重八饭量大，更比旁人饿得紧。看到小伙伴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眉头一皱，想出了主意。

“喂，伙伴们，你们饿不饿呀？”他大声吆喝着问。

“肚皮贴上了脊梁骨，俺早饿得不行啦。”徐达抢先作答。

“一个个都是他妈的笨蛋——放着能解饥困的东西不吃，捂着肚子出熊样，没人可怜！”重八一副教训的口气。

“好吃的东西在哪儿？俺们怎么没看见？”汤和等纷纷询问。

重八手一挥，指指面前的一片豆地：“看，那是什么？”

“豆子呀，谁不认得。”徐达答道。

“拿来吃，不就得啦。”

“豆子还不成实，怎么吃？”汤和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已经半粒啦——可以充饥。”

“生豆子，豆腥味大着哪——咋吃呀？”周德兴也不住地摇头。

“笨蛋，不会点上火，烧熟了吃？”

小伙伴们一听，“轰”地一声散开，朝着近旁的一块豆地跑去。一看，立即大声阻止：“喂！不能摘这块地里的豆荚。这人家穷，他家还填不饱肚子呢。”

“那……到哪儿去摘呀？”徐达高声询问。

“到南边俺东家的地里去摘！”



“你东家厉害，俺可不敢偷他的。伙伴们一时愣住那里。

“咳！这怎么是偷？这是帮他的忙，要不，他家谷仓里的粮食还得多烂些！”见伙伴们站着不动，重八抬步就走，一面喊道：“怕个球！想吃香豆粒的跟我来——我领着你们去！”

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了勇敢的领头人，谁还害怕。孩子们发一声喊，呼啦啦朝着刘家的地里奔去。不一会儿，大兜小兜的豆荚摘回来了。重八指挥伙伴们拣来干柴，找个背风的地方架上火，哗哗剥剥烧了起来。不一会儿，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像一群贪吃的猴子，孩子们一哄而上。狼吞虎咽地吃着喷香的鲜豆粒，他们齐声赞叹重八出的好主意。

听到同伴的夸奖，重八感到很得意。用衣袖揩揩嘴角上的黑灰，他说出了新主意：

“伙计们！熟豆荚比生豆荚的味道，怎么样？”

“那不差远啦！”伙伴们齐声作答，“生的咽不下。”

“嘿嘿，说的对极啦！”重八得意地笑道，“从明日起，我叫你们天天吃上喷喷香的熟豆荚。你们不信？明日，我就把刘继德家那口小锅弄出来，咱们把它藏在山上。往后，豆子、高粱、长生果、芝麻粒，什么能吃了，咱们就吃什么。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好吃，就怎么吃。”

“那……叫人家知道了咋办？”

“嘿！刘继德不干活，一天三顿，撑得打饱嗝。咱们天天在山上忙活，却瘪着肚子挨饿。这太不公平！吃他点粮食算什么。你们说，是不是？”

“对。就应该吃他的。重八大哥的主意好哟！”孩子们一阵欢呼。

朱重八长得身材高大，黑黑的脸盘，高高的颧骨，大鼻子，大耳朵，粗眉毛，大眼睛，下巴比上颚长出好几分。整个脸型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脑门上一块骨头突出，像个小山丘。样子虽不好看，却很匀称，显得威严而沉着，谁只要见他一面，再也忘不了他那个怪长相儿。

小时候的朱重八，最会出主意。有一天，忽然想学学黄桥兵变、龙袍加身做皇帝的赵匡胤。

这些日子，指挥伙伴们打仗、夺山头，已经玩腻了。肚子里的故事虽然尽量变着花样讲，但都讲得成了老古董。临时瞎编，重八觉得累得慌，便想出了个新花样。他让周德兴把同伴们召集到身边，高声宣布道：

“这几天，大家玩得没精神，我也没给你们说好听的故事，你们一定闷得慌啦，是不是呀？好！今天我教你们玩个新花样，怎么样？”

“好，好！你要教俺们玩什么？”

“你们猜猜看。”

“俺们猜不着呀。”

“我谅你们也猜不着！哈哈，我要教你们玩的花样，你们从来没见过。别瞎嚷嚷，都听我说！今天咱们要玩的，是让你们个个做大官，到金銮殿上参拜皇帝。”

“啊？你叫俺们做大官？”

“是呀。”

“那……皇帝在哪儿？”

“呸，在这儿。”重八拍拍自己的胸膛，“从现在起，我就是皇帝。你们要三跪九叩参拜我。我是金口玉牙，说一不二，谁敢不服从，拉出午门斩首！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好，现在开始准备，准备好了，过来参拜我朱皇帝！”

孩子们折来柳条编成乌纱帽，拣来破木板做成朝笏。周德兴找了一块破水车页板，给“皇帝”做了一顶“平天冠”，又用棕榈丝，给“皇帝”做成胡须。重八又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有关皇帝升殿的礼节，向“臣子们”教导了一番。一切准备就绪，参拜皇帝大典正式开始。

这群穿着破衣烂衫、单片灯笼裤的放牛娃，个个成了手捧笏板的文臣武将。他们在周德兴的指挥下，排成整齐的两行，迈开方步，登“玉阶”，进“金殿”，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恭恭敬敬参拜皇帝。高坡上的一块大石头，做了龙墩。朱重八高坐在上面，头戴平天冠，三绺长须拂胸，微笑着接受群臣的朝贺，俨然是个临朝问政的天子……

朱重八的心计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除了经常要过过皇帝瘾，做一回众人匍匐在地、一呼百诺的真龙天子，还干了不少恶作剧。

这年春天，地里没有可吃的东西，藏在草丛中的铁锅，仍然能派上用场。他常常偷出东家一些米，到山上煮了，跟同伴们一起吃。白水煮米饭，虽然可以充饥解饿，可是，东家炒肉的香味天天往鼻孔里钻，馋虫在肚子里翻腾，口水流得像泉涌。看到东家吃罢大肉大鱼，歪着脑袋剔黄牙，重八心里就发恨。一直想找个机会，进行报复。

重八一骨碌从草地上翻起来，并很快将一头小牛犊拉到徐达等人的跟前道：“这里有现成的肉，我们为什么不吃？”

徐达等人许是都饿坏了，一个接着一个地跑到重八身边，七手八脚地将小牛犊捆翻在地，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砍柴刀。操刀的是重八，几刀便将小牛犊砍咽了气。剥牛皮的是汤和，汤和似乎天生就有剥皮的手段，顶多也就一顿饭的时间吧，那头小牛犊除了一张皮一根尾巴和一堆骨头外，其余的，全让重八等人用火烤着吞进了肚里。吞得汤和一边捂着鼓鼓的肚皮在山坡上打滚一边不停地大叫着“快活”。

穷人家的孩子，能吃上火烤牛肉，的确是一件很快活的事。但没有快活多久，一个七八岁的放牛娃就啼哭开了：“我们吃了二老爷的牛，二老爷还不把我们打死啊。”

这一啼哭，汤和也慌了，赶紧看重八的脸。那徐达和周德兴也不约而同地盯向了重八。重八却满不在乎地言道：“二弟三弟四弟你们都不要害怕。这点子是我出的，牛也是我亲手杀的，只要我们不把这事说出去，我心甘情愿让二老爷打我一顿。我一个人挨打，大家吃肉，还是划得来的。”

听重八这么说，众人便多少有些放下了心。但怎样才能让二老爷刘德只打自己一个人，却让重八着实费了一番脑筋。不过脑筋也不是白费的，重八的目的达到了。

后娶上了媳妇。渐渐有了起色。五一、五四两个日子先在安顿下来，垦荒种地，日子先。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